

格
拉
斯
文
集

GÜNTER GRASS

辽阔的原野

EIN WEITES FELD

〔德〕君特·格拉斯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辽阔的原野

EIN WEITES FELD

〔德〕君特·格拉斯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54107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阔的原野/(德)格拉斯(Grass,G.)著;刁承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书名原文:Ein Weites Feld

ISBN 978-7-5327-4496-1

I. 辽... II. ①格... ②刁...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671 号

Günter Grass

EIN WEITES FELD

© Copyright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1995

Obtained by HERCULES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9-2002-035 号

格拉斯文集

辽阔的原野 [德]君特·格拉斯著 刁承俊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496,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496-1/I·2545

定价:4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571-85155604

译本序

“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27—)的创作特色；他的名字，对于中国广大读者来说，也已不再陌生。他的代表作《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中译本的出版，使我们有机会接近这位总是引人注目的作家。奥斯卡·马策拉特奇特的鼓点和能够震碎玻璃的尖叫(《铁皮鼓》)，马尔克硕大的喉结(《猫与鼠》)，牧羊犬“亲王”在第三帝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狗年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品中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生动的语言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奉献给我国读者的是格拉斯于1995年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辽阔的原野》(又译《说来话长》)的中译本。这部长篇巨著以两德统一为中心，通过主人公冯提和霍夫塔勒的经历及回忆，对从1848年3月革命到本世纪90年代的德国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1989年发生在民主德国的那场巨大的变革，还从历史的角度，对出现那场变革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小说一问世，便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一阵讨论热潮。在德国，人们把它喻为引发特洛伊战争的“不和的金

苹果”，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辽阔的原野》对两德统一的保留态度遭到德国著名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的猛烈抨击。1995年第34期《明镜》周刊封面上居然出现拉尼茨基在盛怒之下将厚厚的《辽阔的原野》一撕为二的画面。虽然拉尼茨基本人否认了这一事实，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张东拼西凑的集成照片而已，但是这部小说在德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也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特奥·武特克。比起《铁皮鼓》中的马策拉特，《猫与鼠》中的马尔克以及《狗年月》中的马特恩和阿姆泽尔来，武特克的阅历更加丰富，他的形象更加丰满。他出生于1919年的诺伊鲁平，二战时作为帝国航空部的一等兵、战地记者，到东线和西线进行过采访，在法国里昂认识一位法国女郎，在她的影响下为抵抗运动的电台录制过节目。战后，他曾在苏占区的小学任教，50年代开始在民主德国文化协会担任巡回报告员。从这时起，人们都叫他冯提。1976年夏，由于政治原因被辞退后，便在档案馆充当文件递送员。两德统一后，作为临时工作人员，被托管局聘为顾问。在冯提这一人物身上充满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当时普通德国人的命运，因此很有典型意义。二战期间，他既是一名德军的战地记者，又是一位自觉、不自觉的抵抗运动参加者。在民主德国时期，他作为文化协会巡回报告员，四处宣讲，协助政府进行思想教育，多次受到表彰，但同时又因为鼓吹自由的越轨行为，尤其是三个儿子“叛逃西方”，在党内清洗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尽管如此，一句“我们的共和国现在完了”却表现了他对工农政权的恋恋不舍之情。于是，在国会大厦前庆祝界墙倒塌、两德统一的欢呼声中，我们听到了冯提发出的另一种声音：“满月好，可是残月更好。”在欢庆会上只感到压抑的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个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失望有增无减。他的好友，耶拿大学法学教授弗罗因德利希的遭遇更使他感触万端。这位在民主德国红极一时的法学家虽然因为替人说情，遇到麻烦，被开除出党，但在统一后的处境也并不比以前好。西德同行歧视性的“评估”使他失去了大学的教职。最后，他竟被逼得走投无路，在重复“对于犹太人而言，

这里没有立足之地”这一论断之后,只好自杀身亡。而冯提则更进一步阐明:“也许他本该说:‘不仅仅对于犹太人而言,这里没有立足之地。’”

在重新统一后的东部地区,冯提任职的托管局作为联邦德国的官方机构,主宰着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来自西部的财阀们在托管机构的支持下,打着“清理”的旗号,大肆巧取豪夺。托管局的“清理”把成千上万的东部公民抛上街头,迫使他们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在失业者和即将失业者,尤其是女性的失业者眼里,“清理”成了“谋杀”的代名词。“清理”迫使人们揭竿而起,决心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刺客科黛一样进行报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提接受新的任务,去寻找一种新的提法,代替臭名昭著的“清理”一词。

冯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统一,原来就是如此!难怪他在穿越西柏林遭遇堵车时,不禁叹道:“真是倒霉透顶!这就是热切盼望的资本主义!”

对于统一的失望促使冯提在作完最后一场报告之后,同他的法国外孙女一道悄然离去,逃到了一个遥远的荒原。

与冯提同庚的霍夫塔勒是冯提日夜相伴的影子。他既是密探、间谍,又是救苦救难之人,他往往在冯提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霍夫塔勒作为帝国刑事侦查局五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监视反法西斯活动。从60年代起,他又为民主德国搜寻所有危及国家安全的报告稿。在两德统一后,他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受聘在托管局人事部门工作。作为谍报人员,他在任何时代都受到有关部门器重。

冯提和霍夫塔勒,无论是外部特征,还是内心世界,都形成鲜明对比。冯提又高又瘦,显得老态龙钟,而霍夫塔勒则又矮又壮,红光满面。作为冯提日夜相伴的影子,霍夫塔勒一方面千方百计为冯提排忧解难,甚至在冯提全家病卧在床时,亲自护理病员;另一方面,又负责监视冯提一家人的行踪,甚至搜集冯提一家的黑材料。刚正不阿的学者型人物冯提与具有双重性格的间谍型人物霍夫塔勒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正是这一对处于对立统一的人物的相反相承才奠定了本书中人物塑造的基础。如果没有霍夫塔

勒,没有霍夫塔勒为冯提介绍工作,没有霍夫塔勒为冯提寻找法国女友的下落,没有霍夫塔勒的保护,冯提就无法作为“冯提”生存下去。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冯提,霍夫塔勒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小说中把霍夫塔勒称为冯提“日夜相伴的影子”,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冯提把十九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1819—1898)称为“不朽之人”,当作自己崇拜的偶像。于是,在历史人物,尤其是冯塔纳笔下人物与本作品中人物之间的角色互换,便成了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在《辽阔的原野》里,冯塔纳大多数作品中的人物都纷纷亮相,有的直抒己见,对当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说,有的积极参与当代人的活动。在第三十六章中,凭借冯提的报告,冯塔纳塑造的人物再一次粉墨登场,出现在群众集会上,聚集在托管局大楼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中的女主人公燕妮·特赖贝尔夫人甚至取代托管局女处长,成了托管局“一千次清理”庆典的女主人。

很明显,冯提(Fonty)这一名字来自冯塔纳(Fontane)。两人都出生于诺伊鲁平的药商家庭,只不过冯塔纳刚好早生一百年罢了。他们的经历惊人的相似:都曾为药房学徒,都当过战地记者,都在法国做过俘虏,老年时都体弱多病,而且妻子都叫埃米莉。格拉斯在为冯提设计一个冯塔纳的同时,也为霍夫塔勒安排了一个相对应的人物——一百年前诞生的塔尔霍维尔。因此,在叙述过程中,冯提与“不朽之人”,冯提的埃米莉与冯塔纳的埃米莉,霍夫塔勒与塔尔霍维尔相互之间合二为一,或者相互替换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这样的交织,把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历史,真实与虚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作者只是客观地罗列了一些事实:塔尔霍维尔对进步文学团体成员的监视和搜捕,1848年3月革命后的德国状况,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德意志的统一,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颁布……作者并没有越俎代庖,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去思考,在现实与历史的对比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毋庸置疑,格拉斯这种角色互换的手法虽然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但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尤其是冯塔纳笔下的人物在《辽阔的原野》

中的大量涌现,更需要读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去体会。

小说对冯塔纳推崇备至,不仅把他奉为“不朽之人”,大量引用冯塔纳及其作品中人物的言论,甚至连作品中的一些称呼也照搬不误(如在《艾菲·布里斯特》中,老布里斯特称女儿艾菲为“空气的女儿”,冯提也称女儿梅特为“空气的女儿”)。作者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冯塔纳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人。作为现代派的一位奠基人,冯塔纳在作品中无视现存的清规戒律,抗议爱情要“门当户对”的时代陋习,讽刺飞黄腾达的新贵,鞭挞贵族道德的虚伪,憧憬未来的民主社会。在德国重新统一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人们在用审视的目光进行冷静观察时,不能不惊奇地发现,如今正在周围发生的一切与一百多年前的情况何其相似。正因为如此,冯塔纳的生平和作品受到同样针砭时弊的格拉斯的特别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小说中,不仅人物形象的塑造,重大事件的铺叙颇具匠心,就是对于档案馆所在地的描写也颇堪玩味。这栋民主德国的各部大楼曾经是戈林的帝国航空部,两德统一后又是被波恩政府粉刷一新的托管局。主人公冯提从一开始,就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担任小学教师和在社会文化协会任职那段时间外,他的命运总是同这栋大楼息息相关。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栋大楼以其主人的更迭,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对于应当如何评价两德统一这一重大问题,作者并未正面回答,然而一切又都尽在不言中。《艾菲·布里斯特》中的老布里斯特每次遇到难题时,总习惯于用“这事说来话长”来回答。可是,这一次老布里斯特错了。诚如最后冯提在明信片上所说:“顺便提一下,布里斯特弄错了。不管怎样,我看到这原野有了一个尽头……”

刁承俊

目 录

译本序	1
-----	---

第一部

一、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3
二、近乎苏格兰情调	17
三、如同出自利贝曼之手	35
四、念几次主祷文那么久	54
五、坐在长沙发上	69
六、在鸭群中有一只凤头	89
七、在双人墓穴板前	107
八、花费坚挺的货币,踏上童话般的旅途	126

第二部

九、这是些敏感的问题	147
十、为什么扯无名指	164
十一、用削尖的铅笔	181
十二、在中国地毯上	201
十三、关于信仰价值的汇价	219

十四、玛尔塔的婚礼·····	235
十五、新娘为什么哭泣·····	252

第三部

十六、到施特拉尔松去,继续往前走·····	271
十七、岛上来客·····	287
十八、踩水时·····	306
十九、独自在船上·····	321
二十、交换位置·····	335
二十一、划船闲聊·····	349
二十二、三个人在小船上·····	365
二十三、欢乐! 欢乐!·····	386

第四部

二十四、一座又一座桥梁·····	405
二十五、面临深渊·····	426
二十六、一个有桌子的房间·····	443
二十七、在托管局上班·····	464
二十八、站到纪念碑前·····	481
二十九、在纪念碑上对下面讲话·····	498
三十、不止一次谋杀·····	510
三十一、弗吕奥夫太太那些植物·····	530
三十二、寻找一个词·····	548

第五部

三十三、一场虚惊·····	567
三十四、受到轮流护理·····	588
三十五、死者的遗骸·····	610
三十六、各种不同的火灾,或者说:谁玩的火?·····	632
三十七、多少有点幸运·····	650

第一部

一、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我们档案馆的人都叫他冯提。可不是嘛,很多在路上遇到他的人都说:“喂,冯提呀,又收到从弗里德兰德来的信啦?千金小姐怎么样?不只是普伦茨劳贝格,而是到处都在传梅特结婚的事情。冯提,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他那白日夜晚寸步不离的影子也叫道:“不,冯提!那是在为革命四处漂泊的前几年,当时您在暗淡的灯光下,给您的隧道文学社社友表演苏格兰民谣,一首叙事谣曲……”

得承认,这听起来是在胡扯,就像霍尼或者戈尔比^①一样,可是在冯提那儿,就得如此。甚至就连他那结尾时用 y^②的愿望,我们也得盖上胡格诺教派的公章加以确认。

从证件上看,他叫特奥·武特克,可是因为他出生在诺伊鲁平,特别是因为他出生于1919年除夕的前一天,所以能够找到足够的材料,反映出一个穷愁潦倒者的艰辛。只是在很久之后,人们才在背地里谈论他的声誉,而且后来又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用冯提的话来讲,把这座纪念碑叫做“坐式青铜制品”。

不是考虑到死亡和墓碑,更确切地说,是受到整体形象的大型纪念碑的

驱使。他当孩子时经常独自一人,有时候拉着父亲的手,站在这座纪念碑前。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武特克——不管是作为文科中学学生,也不管是穿着空军蓝的衣服——已经对于死后在后代人记忆中的永世长存耳熟能详,于是,这位上了年岁的武特克,这位自从为文化协会做巡回报告起就冠以“冯提”这一称呼的武特克,便有了大量可以随时引用的名言。所有的名言都很贴切,这使他在各种闲聊圈子里都能充当发起人。

他谈到“我那非常有名的梨子叙事谣曲”,谈到“我的格蕾特·明德和她的那次火灾”。他一再谈到艾菲,而且把她称作“空气的女儿”。杜布斯拉卡·冯·施特希林和金灰色头发的莱纳·尼姆普奇,面似浮雕的玛蒂尔德和脸色过于苍白的施蒂娜,连同寡妇皮特尔科夫,有弱点的布里斯特,变得滑稽可笑的沙赫,森林管理员奥皮茨和体弱多病的采齐莱,他们都是他的人^③。他肯定不是眨眨眼睛,而是感受到的痛苦向我们诉说,他在1848年革命时当药剂师简直是在服劳役。后来,他遇到的困境就是当普鲁士艺术学院秘书——“我一直都极度虚弱,神经衰弱”——以后又用同样方式谈到那场几乎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危机。他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而那些把他称作冯提的人,只要他一闲聊起来,给勃兰登堡省贵族的伟大和没落披上噱头十足的轶事外衣,他们都会把他的话当真。

就这样,他使我们阴郁的下午很快就打发过去了。他还没在来宾席上坐稳,就开始说了起来。他可是对什么都熟悉,他甚至能够给他心血来潮时称之为“我那些功勋卓著的痕迹清除者”的传记作家的错误列个清单。而当他感到满有把握,可以成为我们的样板时,他就会大声叫喊:“真可笑,居然把我描绘成‘性格开朗,满不在乎’的人!”

他往往比我们——“勤奋的左脚奴隶”都强。他能够把存放在我们那

① 此处的霍尼暗指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Erich Honecker, 1912—);戈尔比指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书所有脚注,凡未注明者均为译者注,下同。

② 冯提在德文中写为 Fonty。

③ 指以上所提到的人都是德国作家冯塔纳(1819—1898)作品中的人物。

儿的来往信件,譬如说同女儿的来往信件,一字不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摘引出来。看来,在永恒的书信情调中继续这种书信来往,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乐趣。可是柏林墙刚一拆除,他就立即给由于神经衰弱在喻尔茨山的塔勒疗养 的玛尔塔·武特克写了一封梅特式书信:“……当这些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说得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时,妈妈自然要泪流满面。我宁可着眼于别有情趣的细节,譬如说那些年轻小伙子。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颇具异国情调的外国人。这些所谓的界墙啄食者或者界墙啄木鸟,正在从事毫无疑问、值得欢迎的事,他们在拆除这道数十公里长的‘家产’的工作。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把这当作破坏圣像的运动,一部分人则把它当作零售活动。他们手持榔头和凿子,开始清除这件全德意志的艺术品,使每个人——不愁没有顾客——都得到自己的那份纪念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会让人称冯提的特奥·武特克在何等落后的时代里复活。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其昔日经历以《塔尔霍维尔》的书名来到西方书市上的路德维希·霍夫塔勒,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采取行动,但他肯定没有在他的传记作者结束传记的地方停止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继续从他那膨胀过度的记忆中获得好处。这样做,据说是由于有许多尚未了结的事件,冯提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霍夫塔勒就是如此。他在动物园火车站变卖白铁制成的东部货币,使他能够用西方货币邀请他的宾客,庆祝七十大寿:“不能让这种事悄然无声地就过去了,必须喝酒庆祝。”

“这真像是人们要向我表示最后敬意的一次彩排似的。”

冯提使他那些熟悉的老伙伴想起一种情况,想起那种由于《福斯报》的邀请出现的情况。斯特凡尼主编的一封信送到了家里。可是在一百年前他已经当即通过邮局无精打采地作出了反应:“只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胃,每个人都可以活到七十岁。”

只是当霍夫塔勒答应,不像当初的《福斯报》那样,让柏林社交界的四百个上层人物济济一堂,而是把庆祝会的来宾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把这个范围完完全全局限于年迈的老寿星和他那个在困境中救苦救难的人身上时,冯提才让步:“虽说我宁肯蜷缩在我的沙发角里——即将七十周岁的人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只好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了。”

霍夫塔勒建议祝寿地点在马特恩大街的“海鸥”艺术家俱乐部。然后他请他的客人考虑造船工人水堤旁那家讨人喜欢的剧院餐馆。没有一家合适,就连城西那家“肯平斯基”酒店也不中冯提的意。“我眼前,”他说,“浮现出某种苏格兰情调的东西,倒不一定是风笛,不过肯定是接近苏格兰情调的……”

我们这些留在档案馆里的注脚奴隶告诫自己,别匆匆忙忙地为七十周岁送行,而是去做关于那次散步的报告。这个报告会在十二月中旬已经举行。它在过了好一阵之后,提供机会去商讨即将来临的生日,筹划祝寿事宜。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在一个从现在起不再分裂的城市上空,被蔚蓝色的天幕笼罩着的日子里,在12月17日,也就是迄今为止的执政党在迪纳莫大厅举行会议,以使用新的名字乔装打扮一番那一天,在一个使老老少少都大为振奋的星期天,就连他们也沿着奥托·格罗提渥街角,沿着莱比锡大街坚定不移地走进镜头:在宽肩矮个的旁边是又长又瘦的高个。用深色毡子和灰色混纺毛料做成的帽子和大衣的轮廓融合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成双成对相互接近的趋势,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他们已经走过政府各部大楼,说得更准确些,是走过这栋大楼的北面。时而是高个子打手势,时而是矮个子打手势。然后,两人又意味深长地把从肥大的袖子里露出来的手拉在一起,这一个在迈着大步,那一个在急速小跑。他们呼出的气形成团团白雾,然后又烟消云散。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但是他们仍然相互结合,成为一

体。因为这一对搭档步调不一致,看起来,就好像是两个好动的剪影在动来动去。这部无声影片在通往波茨坦广场的方向上演。在那里,当作边界的界墙已经有一条街那么宽的地方被拆毁,向汽车行驶的各个方向敞开着;可是因为经常堵车,这条通道只好让车辆放慢速度,从城市的这一半通向城市的另一半,在两个世界之间,从柏林通向柏林。

他们穿过一个荒凉几十年之久的无人区,这个地区如今作为大片大片的土地在渴望找到主人。已经有了第一批一个比一个更胜一筹的规划,已经出现建筑热,土地价格已经上扬。

冯提喜欢这样的散步,尤其是因为最近西方给他提供了动物园作为活动场地。现在才看到他的散步拐杖。关于这位不拿手杖、却提着胀鼓鼓的公文包的霍夫塔勒,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暖水瓶和面包盒之外,任何时候都随身带着一把一按钮就可以撑到正常宽度的小雨伞。

这道界墙在几乎不再设防的情况下,在出入口的两侧提供种种方便。在犹豫片刻之后,他们决定往右边,往勃兰登堡门的方向走去。金属碰到石头上——从远处,他们就已经听到了响亮的“啄食”声。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这样一种嘈杂声传得特别远。

界墙啄木鸟们或站或跪,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分组干活,相互轮换。有几个人怕冷,戴着手套。他们用锤头和凿子,有时往往只用铺路石块和螺丝刀来啃这道胸墙。这道墙的西侧在它建起后的最后几年中,被一些隐姓埋名的艺术家用显眼的颜色和轮廓分明的线条改造成了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不乏象征意义,道出不少名言,它在呐喊,在控诉,它在昨天还有现实意义。

在这些地方,界墙看起来已经百孔千疮,露出它的“内脏”——钢筋水泥里的钢筋,这些钢筋很快就会生锈。有若干公里长,直到前不久还在延长的壁画面积很大,如今成了可以送进博物馆的碎片,成了一些手掌大小的混凝土块,在极小的碎块上显现出怪诞的绘画——释放出来的想象力和凝固的抗议暗号。